

年  
卷

第

1

第 22-27 期

29 JUL 1940

國際編譯社編輯

第二十二期要目

國際週報

蘇俄侵略的又一對象(圖解)

英美遠東政策的內幕

德國大陸霸權的確立

論此次歐戰的背景

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戰(續完)

蘇聯會侵略中國嗎

我的性生活

美國的軍力

三個獨裁者(長篇連載)(一)

河上清

徐正雄

G. P. Gooch

阿部信夫

Freda Utley

Mahatma Gandhi

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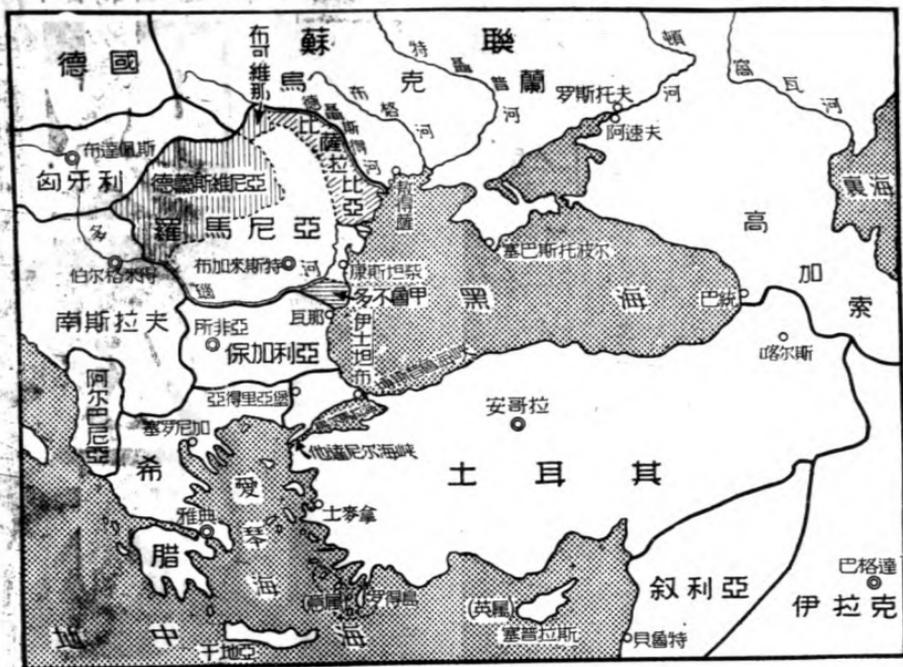
Emil Ludwig

新生命社發行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字四八九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六日出版

國幣一角五分

每冊售價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蘇俄侵略的又一對象（圖解）

在東方，對於中日戰爭，蘇俄會利用這機會，拯救垂亡的中共，並樹立起強大的勢力；在西方，對於歐洲戰事，蘇俄同樣地最初以德蘇協定促進戰爭的爆發，接着即乘機佔領波蘭，擴其勢力至波羅的海三小國。最近，因為西歐戰事的緊張及納粹德國的勝利，蘇俄為謀鞏固其在波羅的海並東歐的地位，遂更進兵於此三小國。

由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烏克蘭是其未來發展的對象，而由黑海以出地中海，在巴爾幹以謀發展，則為俄國自沙皇時代以來的理想。於是波羅的海方面發展的告一段落，羅馬尼亞遂成為蘇俄侵略的對象，蘇俄之奪還比薩拉比亞，所以保障黑海要港彼得薩，而取得布可維那，則意很顯然，在防止德匈勢力的發展。但是不止此也，蘇俄之意，尚欲據有康斯坦坦柴及多瑙河口三角洲，是則意欲乘此支配羅馬尼亞了。曾受英法保障的羅馬尼亞，今英法既已失敗，無能為力，於是為求自保，只好投身於德國，交歡於意大利。以德意兩國的斡旋，匈牙利與保加利亞或者不致隨蘇俄之後，起而分嘗一臂，即羅馬尼亞或可暫保殘喘，亦未可知。

但是在羅馬尼亞之後，蘇俄的野心是否從此滿足了呢？其侵略的又一對象到底是誰呢？在巴爾幹諸國中，我們知道如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是與蘇俄同樣屬於斯拉夫民族，過去俄國會用大斯拉夫主義以為其南向發展的口號，現在當然仍可利用民族的感情以獲取兩國的好感。而從黑海出地中海，則掌有海峽地帶的土耳其，正是地當要衝。過去因為蘇俄的反英政策，於是土耳其得利用之以建國成功。但由今日英法勢力的沒落，蘇俄為欲伸其勢力於地中海，土耳其實無異其當前的阻礙。總之羅馬尼亞，土耳其以此又成了蘇俄侵略的對象。



# 英美遠東政策的內幕

河上清  
木公譯

日英同盟自經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廢止以後，美國在下述的一種預想之下施行其遠東政策。這個預想就是英國的在華權益和美國是一致，所以英國在遠東要麼是服從美國的指導，否則至少也必須與美國取一致的行動。這個預想經過了許多的事件竟半點也沒有舛錯。自華盛頓會議以來整整十八年之間，英國的對華政策與美國政府的希望沒有發生過絲毫的矛盾。

當這次歐洲大戰爆發後，美國方面的英美共同對中日方策的議論愈趨熱烈。這是因為英國在歐戰中的勝利與否其依賴於美國者甚大之故，深知須極力迎合美國之意志。但是可笑的是歐洲戰爭竟具有使美國認為是國際法的侵犯者，而加以攻擊的日本和英國相近的作用。這種英日接近當然不為美國所喜而只傷害其感情而已。雖是如此，而英國由於自己保存的本能，認為祇要有什麼可以交換的東西，則雖不得已也將與日本謀妥協。

上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輿論對於應

否廢止日英同盟意見很不一致。把這個條約繼續下去雖然也有不少的非難，但是英國人民一般，特別是唐甫街的英外交部是贊成繼續的。當時在要路的政治家，特別是勞合喬治、阿沙巴爾福、卡崇、李這些人都走這樣主張的。一九二一年春在倫敦召開的帝國會議，印度、澳洲、紐西蘭、南非等屬地的代表者都表明了反對廢止這個同盟。只有加拿大顯然是受着美國的影響，主張廢止同盟。

一方面，美國政府却決定了無論如何也必須打倒日英同盟。休士頓聯邦對於駐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還給了下面這樣的暗示。他說英國若不和日本分手，美國國會恐怕要通過承認愛爾蘭共和國也未可知。又說：「英國若是締結一種保護日本的特殊權益一類的協定，美國政府恐怕就非對日本提出抗議不可……這種情形是糾紛的泉源，英國的遠東政策若是真和美國的政策一致的話，英美就應該非共同行動不可。」

美國政府對於日英同盟採取過這樣頑強

的態度。這個條約，雖然日英兩國曾經保證過無論在任何事態之下也決不求美國的援助，這個同盟條約在一九二一年曾經修正過，照這個修正條約說，雙方任何一國萬一即使和美國交戰，雙方都沒有援助的義務。這是用下述的這種文字規定的：「締約國的任何一方，若與第三國締結仲裁條約之場合，對於與該仲裁條約有效力之第三國，締約國之任何一方均無參戰之義務。」可是美國上議院却不能承認英國因實施此修正條項為目的而與美國所締結之仲裁條約。日英兩國雖會聲明過上述的新條項有充分的效力，因為一九一四年的布里安和平條約不外就等於這個修正條項所意味的仲裁協約而已。但是美國政府却不以這個聲明為滿足。

英國之所以堅持日英同盟是為其自己的利害關係所迫的原故。德國的威嚇——這雖是一九一一年條約修正的存在理由 (raison d'être)——由於世界大戰的結果雖說是消

滅了，而英國却對於一種新的威脅非加以考慮不可。這便是共產主義的威脅，在中國、阿富汗斯坦、印度國境等處沿着英國的亞細亞邊境上已經逐漸地感覺得有這種威脅了。爲應付這種新事態，英國認爲維持對日友好關係實有其必要。當然英國也知道日本是一個在中國方面的危險的對手。可是同時也認爲日英同盟在維持英國在遠東方面的權益是不可缺的。這樣說來，似乎好像是一種逆說也未可知，但是英國却相信由於援助日本，加以懷柔，把日本拉到自己這方面來是可以抑制日本的對華野心的。由於這樣着想，英國相信其在華權益即使真不得已有若干犧牲或讓步，但是還可以維持得下去。英國認爲與其用敵對政策過度刺激日本而受到莫大損失，還不如用懷柔政策要安全穩健得多。

華盛頓會議將開之前，英國政府和加拿大以外的自治領是希望把日英同盟維持下去的。他們在這樣一種目的之下，在華盛頓會議開會之前曾經請求過在倫敦召集一個有關遠東狀況的國際會議，這個計劃却被美國拒絕了。因爲美國感覺得這一定是爲維持日英同盟的目的而想到的一種辦法。

結果，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把日英同盟結束了，代之以無害的手段即所謂四國協

定。這個協定的參加國裏面包含得有法國在內。這就如巴爾福也曾非正式地說過，休士的想法是把法國也包含在參加國之內是對於被美國排定的劣勢的海軍力非常受到抑壓的法國的自尊心給予一種慰藉的原故。

日英同盟的廢止，使日本感覺得很不愉快。因爲二十年間和英國共同行動了的原故，日本非常相信英國的友誼。因此，這種傳統的日英關係之逆轉，差不多認爲或可使日本的國際威信受到重大挫折也未可知。特別是在中國，日本相信爲保持其政治的經濟的位置是不能缺少英國的援助的。所以，在華盛頓會議，日英同盟的喪鐘響起來的時候，日本之感覺得恰如自己的外交圈的奠基石掉落下去了一樣，自是當然的事。

日本的政治家知道日英同盟廢止的責任不在英國而在美國。雖是如此，他們對於美國還是採取親交政策，使國民感情趨向於擁護這個政策的方向去。在這樣的時候，上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英國的根本受着動搖，陷於非常困難的狀態。反之，美國却由於世界大戰而成了世界的最大強國。這種事實，是使日本不能不將其外交政策重新向着東方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日本若在中國擴大勢力，就有和英國的既得權益相衝突的

## 德國大陸霸權的

確立 徐正雄

——從合併奧國到法國降服——

一九三八年

三月十二日 德軍開入奧大利，加以合併。

四月十日 奧大利舉行國民投票，以絕對多數確認合併於德。

九月二十日 英法德意四國在明興成立協定，決定將捷克之蘇台區合併於德。

十月二日 波蘭軍隊開進德中區，割取該地。

十二月六日 德法兩國簽訂調整國交之共同宣言。

一九三九年

一月十一日 英首相張伯倫外相哈立法克斯訪問意大利，開始英意談判，但終於失敗。

二月一日 傳美總統羅斯福聲述「美國國防前線在萊茵河」，引起國內之非難。

三月十四日 捷克國內之斯洛伐克自治政府

危險，但和沒有很大的在華權益的美國是可以預測不會有這種衝突的原故。日本之所以採取對美國較之對英國還更友好的政策，無疑地是由於上述的考慮。

因此，美國對於廢止日英同盟所做的工  
作，日本國民却不十分明白。實際上，沒有人指摘過不誠意的英國為倒戈者，並且對於英國想維持日英同盟的努力，且不問它的程度如何，在報紙上却沒有當做一回事，由於美國的反對把這個同盟活活地扼死了的事實，很寬大地看過了，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實。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日本國民所得的印象是日英同盟只有英國得到了好處，日本則被人袖手傍觀而不思一施援助了。

日本這種態度和中國方面的排英思想的熾烈兩下相加起來，使英國的地位更趨困難了。唐甫街之所以默然承認了廢止日英同盟是希望對於這個同盟表示異常反對的中國，或許會因此而轉為傾向於親英也未知之故。英國又以為如果英國的在華權益倘被中日兩國壓迫得很厲害的時候，那提議以英美協同代替日英同盟的美國也許會援助英國。可是這些希望對於來得太激烈的打擊都無法抵得了。

一九二五年的初頭，在中國已經看得見

將有排英大暴動發生的預兆。一九二六年秋，得到了莫斯科的財政援助鮑羅廷、加倫（即後來的遠東紅軍總司令布魯薩將軍）和其他赤俄的指導者所指導的國民主義者崛起於華南，在長期間中處於英國的排除異己勢力下的揚子江流域上，樹立了武漢國民政府。他們的口號是「打倒英國」、「排斥英國的榨取」等等。實際上，國民政府的成功可以說是由於排英宣傳的成功。他們在國民大衆的面前提出了虛偽的約言，說是要把英帝國主義剷除了，中國的一切就會變好。

直對着這種排英煽動的唐甫街英外交部簡直束手無策，儘表示出異常寬大的態度，雖然好像曾經求助於日本和美國，但都沒有出來予以援助。英國雖明白日本對於英國的接近表示很冷淡的原因，但一想起在華盛頓會議美國所作的英美協同的諾言，對於美國的冷眼旁觀的態度實在失望到了極頂。在這種狀態之下，英國全無辦法，對於國民政府的攻擊，只有一再退讓而已。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英國政府對於華盛頓條約簽署了的國家，提議承認國民政府並約所加於外國商品的某種附加稅以謀國交之調睦。國民政府對於英國這種友好態度則答覆，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的奪回漢

宣言獨立。

十五日 捷克解體，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兩省成爲德之保護領。英法拒絕援助捷克。

十六日 繼波、摩兩省之後，斯洛伐克亦成爲德國保護領。匈牙利合併魯脫尼亞。

廿二日 立陶宛將米美爾歸還德國。

卅一日 英國保證波蘭之安全。

四月五日 英波簽訂互助條約。

七日 意軍隊占領阿爾巴尼亞。

十三日 英法聲明保證希臘及羅馬尼亞之安全。

十四日 美總統對德意兩國勸告和平。

蘇聯大使與英外相舉行會談，包圍德意之英法談判，亦於此時開始。

廿八日 德國通告廢止英德海軍協定。

五月七日 德意軍事同盟成立。

十日 德蘇通商交涉開始。

十二月二日 英土協定成立。

八月二日 但澤稅關裁員，波蘭提出抗議。

十一月 德意兩外長開始柴爾堡會議。

十六日 德波國境封鎖。

口的英國租界，接濟九江的英租界也被蹂躪了。一月十八日，北京英國公使館顧問歐文奧馬萊攜帶著又一個對國民政府的妥協案到漢口來了。這個提案的交涉正在進行中，鮑羅廷對於一切的羣衆仍繼續着誹謗英國的「攻勢」，孫逸仙的兒子孫科又煽動「完全抵制英國的東西」，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在一月二十三日，甚至發表了下面這樣極其非外交的聲明書來對付奧馬萊。

「英國及其他列國是否承認『中國國民的正當欲求』，那不算一回事，國民政府是不是會承認英國及其他各國却是一個問題。他們的國際的支配形態，現在是決定地與其一切政治支配之歷史的形態處於同樣的運命之下。我們雖然敢於用這樣的話來說，但是中國的國際的支配形態，換言之，即列強帝國主義必然會干涉中國的統治權及其經濟司法行政等。這種支配形態自從英國正式用南京條約課於中國以來，中國已經喪失其完全的獨立。故自鴉片戰爭英國征服

中國以來，即謂中國已被奪去其獨立，在歷史上看來，一點也不錯。在那個陰險的南京條約以後生出來的英國人，或者已經不記憶這些事亦未可知，但在

國民主義的中國却非要銘心刻骨記住不可。」

這個聲明發表了之後，陳友仁突然斷絕了和奧馬萊的交涉。以後國民政府的研英煽動愈趨激烈，卒達極點，演成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可怕的南京暴動。外國領事館、外國商店、外人住居地、教會等都遭受掠奪，金陵大學副校長美國人、英國人二名、法國人一名、意大利的牧師都被殺了。英國領事和其他許多外國人也都負了傷，數名外國婦人受着不堪言狀的侮辱。情形變成了極可憂慮的狀態，因此，五月六日，奧士汀張伯倫在衆議院說過如下的話：「國民政府既不承認在漢口締訂的協定的精神，對於我們對他們所表示的友好態度，也毫不表示好感。」

奧士汀張伯倫又繼續着說：「雖是如此，但英國政府決不放棄其希望，希望我們的友好政策不久必將由不受外國的支配，可以誠實地爲中國做事真正的中國政府得到報酬。」

遠在華盛頓會議還沒有開會之前，努力使英國外交部了解日英同盟的廢棄，和中國人美國人握着手在華英國人而現悲容自是當然的事。他們以爲日英同盟只是英國的負

十九日 德蘇簽訂新通商協定。

廿三日 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廿四日 英國防全權法成立。

廿八日 德國發表對波要求。

卅一日 但澤問題英德交涉失敗。

九月一日 德軍開始進攻波蘭。

三日 英法對德宣戰。

十七日 蘇軍進攻波蘭。

廿二日 瓜分波蘭，德蘇協定成立。

廿七日 華沙陷落。

十月十九日 英法士簽訂互助條約。

十一月七日 荷比兩國元首提議和平調停。

三十日 蘇芬開戰。

### 一九四〇年

二月十七日 美和平使節威爾斯啓程赴歐。

三月十二日 蘇芬和平成立。

十八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白倫納山

隘會談。

二十日 美國和平使節無結果而歸。

廿一日 法國萊諾內閣成立。

四月八日 英聲明在挪威沿岸敷設機雷。

九日 德軍進入丹麥、挪威，占領哥

本哈根、奧斯陸及其他都市。

十三日 在挪威之那維克港，英德發生

擔，徒然增長日本的在華權益，所以只要同盟一經消滅，英國的勢力和通商又可以一帆風順了。可是他們這個夢却被打破了。在他們之中也有率直承認為取得美國的好意而拋棄日本的友情的失策。受過共產主義洗禮的中國人把他們當做了攻擊的目標加以抵制，加上美國的友誼也靠不住，因此，在華的英國人漸漸做夢也做得很疲倦了，回顧着現實的狀態，這纔又主張英國的政策改向東方來。這種一般的感情在中國最有勢力的英國機關報字林西報如下的論說裏面就很表現出來了：

「我們對於日英同盟的成立盡過很大力量的，故加藤伯爵生起很親密的回憶。英國在大戰後看不清海外事情的曖昧狀態中，把眼從借權國美國的慾望的必要看得過於重要，並且又加上加拿大和澳洲的偏見，竟糊塗地把日英同盟廢止了，但是我們現在都還認為日英同盟的精神是關於遠東方面的英日兩國的最重要的關心事……在遠東方面的美國的指導決不是安全而且首尾一貫的。所以，英國外交部現在都還太過於老老實實追隨美國之後，實在是一件可憂慮的事情。」

在英國本國，這種在華英人的感情也特別得到了保守社會的許多同情。英國政府雖沒有把在華盛頓會議承認了的政策現在又縮回的意向，但也感覺到日英同盟的終結引起了困難的狀態。這種感想，在美國關於中國的對英態度看來與其說是協同者無甯是近乎敵對者的時候，更為激烈了。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英外部作為對華友好的表示，將國民政府非法徵收外國商品附加稅的調整案通告列國的時候，報紙上也曾登載過，美國以為英國對於中國演出「老大哥」的神氣——這種工作美國早就就是美國的專賣——而把美國拋在一邊了。這且不說，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凱洛格國務卿用公開聲明，關於中國的關稅較之英外部所作的却更前進得多了。他極力言明美國切望「中國的統一獨立和繁榮」，又說「美國自華盛頓條約以來以迄今日，不但常為實施華盛頓條約中規定的附加稅，並且為完全解除關稅統制，恢復真正關稅自主也具有和可以代表中國而且可以為中國代辦的任何政府或代表者都願意與其交涉的用意。」這很令人發生恰似中國的熱意獲得了勝利形成了英美對立的結果樣的感想來。

凱洛格國務長官在還沒有經過半年的期

海戰。

四月下旬 在挪威中部德倫脫哈姆附近，英法聯軍與德軍戰鬥，聯軍敗績。

五月七日 英法聯軍從挪威中南部完全敗退。

十日 德軍進攻荷蘭比利時。

十一日 德軍席捲盧森堡。英國邱吉爾內閣成立。

十三日 德軍占領列日。

十四日 德軍占領色當（法國）、鹿特丹（荷蘭），荷軍投降。

十五日 荷蘭首府海牙陷落。

十七日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陷落。

廿八日 比利時降服。

六月四日 德軍占領但開爾克，佛朗德區大決戰結束。

十日 意大利宣布參戰，進攻法國南部及東非法領。

十一日 英軍聲明從挪威各戰線撤退。

十四日 德軍開入巴黎。

十五日 德軍占領凡爾登。

十七日 法國新內閣總理貝當將軍宣言對德降服，進行和平談判。英國政府重申密門到底。

間中，就履行他的超過奧士汀張伯倫的諾言。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他把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和美國公使在北京倉庫締結的簡單條約發表出來，使全世界大吃一驚。由於這個條約，美國對於中國承認了英國所不大十分贊同的「完全的關稅自主」。

英美在世界大戰後二十年間，對於中日兩國所採取的相互關係的歷史一如上述。這種歷史，說明了兩個何是說英語的國家，其遠東的權益不但不一致，並且還是相背馳的。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使這個英美的背馳更臻鮮明。為挫折日本的計劃起見，當時英國的國務卿史汀生曾屢次主張對於滿洲事變好像不大關心樣的國際聯盟應成為實際上的指導者阻止日本的攻擊的有效方法。他並且和英外部直接折衝了好幾次。他的最後的提案內容是把二十年前在華盛頓會議議決了的九國公約由英美共同發動出來。這是，史汀生在其所著「遠東的危機」裏面也曾說過，對日經濟制裁案與其由國際聯盟單獨去勸告美國，不如在九國公約發動之後去勸告美國，在國會通過的機會就更多的原故。史汀生由大西洋海底電話，和英外相約翰西門談過三次，西門的回答總是很微溫的不明確

的，於是史汀生不得不說出「我的計畫被阻礙了」，和「英國的不協同態度很明顯地把新局面的可能性破壞了」。英國的見解以為滿洲總而言之不過是中國的邊疆土而已，在那裏差不多沒有英國的權益，英國可以從那裏不受到很大的犧牲老老實實退出來。和日本繼續着友好關係，把英國在華的莫大權益好好地維持下去，却更為合算。英國的政治家是這樣地想過。美國在不承認主義之下，在她把滿洲國當做恰和一個無籍者樣的期間中，英國却在一九三四年，就是在滿洲國出現後的一年半兩年之後，派遣了一個以班比動爵為指導的代表強有力的英國產業聯盟的經濟使節團到滿洲去。這個使節團雖然「非公式的」「非政治的」的團體，但只一讀其關於滿洲的好意的報告，就可以明白比表面還具有更重大的意義。翌年美國的經濟使節團也曾旅行到遠東方而來，却故意沒有到滿洲去，這很顯然地是對於英國使節團的一種侮辱。這個使節團的報告半句話也沒有提到滿洲的經濟狀態。對於滿洲的貿易也絲毫沒有注意到。這種事實和美國本國堅強地關着，想在滿洲獲得商業機會恰好形成一個離奇的對照。有人說美國的實業家若不在一種什麼政治勢力之下就非常之感到煩悶憂

十八日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明興舉行會議，商討對法媾和條件。

十九日 法國議和代表團出發北上。

二十日 德軍開入里昂，並佔領斯特拉斯堡。

廿一日 希特勒在賓比果森林中會晤法方全權代表，授以休戰條件。

廿二日 德法停戰協定簽字，規定法軍應即解除武裝。

廿三日 法代表團飛抵意大利，進行停戰談判。

廿四日 法意停戰協定成立。

廿八日 希特勒訪問巴黎。

傷，這話是不足置信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日本外務省叫天羽情報部長聲明了一個在國外方面認為是模倣門羅主義的原則。在東京發表的英文翻譯，意義不明瞭，字句的使用也很混亂。同一天，英國外交部將天羽聲明譯成本國文發表了出來，這個譯文却明瞭得多很容易理解。這裏引其一節：

「對於中國供給戰鬥機，建設飛機場，派遣軍事教官和顧問，或是政治資金的

使用貸借契約等係離開中日及各大國間之友好關係，顯然有破壞遠東和平與秩序之危險，日本對於這些各種的計劃是反對的。」

日本的這種態度，從過去日本所施行的政策看來是當然的事。但各國的對華共同行動的積極的運動却在種種口實之下已經在着手進行，因為有種種事實，現在又將日本的政策再重述一遍認為是適當的措置。

成爲上述聲明原因，是許多使日本吃驚的可靠的報告。舉一個例說，强有力的美國關係者對中國供給着飛機和飛行員，又在台灣附近離開日本軍港只有八十海里的福建省海岸上，美國已經得到了建築飛機場的許可，這種種的事實都接得有報告。又舉一個另外的例來說，英國政府的財政顧問李滋洛士正進行着給予中國以莫大的財政援助的計劃，國際聯盟在如何援助南京政府的目的之下，派遣了許多專門家到中國去。

緊接着天羽聲明之後，倫敦官界表明了英國政府對於爲壓迫日本的強硬的對華政策而計劃的英美，或其他列國的共同行動持着堅強的反對態度。據A·P·(聯合通信)倫敦電報說：「英國當局鄭重聲明對於日本施以調查一類的行動是完全屬於問題外的事

實。」美國對於英國的反對共同行動的見解顯然不表同意。四月三十日赫爾國務卿發表了如下趣旨的公式聲明：

「依美國國民及美國政府的見解，任何國家若不得到有關各國的同意在與其獨立國的權利，及正當權益有關係的處所是不能決定其意志的。」

和這個聲明同時，駐東京的美國大使接到訓令叫他把这个見解轉使日本外務省深切地瞭解。一方面，英國外交部也用傍的文字表明了他們的見解。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華外相約翰西門在下院說過如下的話：「九國公約裏面並沒有規定「英國保證中國領土保全的尊重和保護」是不可能的。後來又聲明說：「爲保全中國和擁護其政治的獨立，英國或其他各國絕對沒有締結一種行使武力的對華條約。」

在相同的時候，倫敦方面傳來了英國外交部傾向於李滋洛士在中國的活動於英國的對日友好關係是不利的見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倫敦發出的A·P·電報說：「英國外交部對於李滋洛士的全性命及特別是他口頭上和日交換的意見表示責難」。又因爲李滋洛士的活動是受着英國財政部的支持，所以又說：「英國外交部相信在中日

間的政治協定未成立前，圖謀恢復中國財政的努力是會被處罰的。」

所有這些事情無非都是想將故意表示，日英同盟的廢止並沒有改變英國對日政策的原則這件事情做得更合理化。英國依然還相信對於採取積極手段的日本除了指摘她的缺點，唱唱嚶嚶之外，還可以用友好和懷柔來抑制得下去。可是，這個英國的對日政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事變勃發以來，却遭遇到比以前更厲害的難關。揚子江上英國砲艦萊第巴德的轟炸事件，英國駐華大使由南京到上海所坐的汽車被飛機轟炸的事件等等，這些舉便是一時的過失，却非常有傷英國的自尊心。天津英租界的封鎖，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的下議院使張伯倫高叫起：「我們聽着或是讀着那些正在中國做出來的消息，我的血就沸騰起來了。」

但是，在中國方面的事態儘管愈趨惡化，而英國所取的途徑卻是依照傳統的政

策，卒與日本妥協下來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爲譴責日本的對華行動，在比京召集的國際會議，假使是一個銳敏的觀察者的話，決沒有不注意於英國外相而且是主席委員的伊登登很滿意地做着英國代表迭維士的下手。在潰個會議所通過的

決定事項都是美國代表作主做下的事情。可是，日本對於這個決定却解釋為這是英國對於日本發生了動搖，自己不敢成爲日本敵意的標的的一個證據。歐洲的事態愈趨深刻，英國的動搖就愈明顯起來了。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駐日英大使克萊琪和有田外相開始會談。這個會談的表面上的是因爲在天津英租界內將現任津海關監督的親日華人暗殺了的四名華人兇手，日本要求將其引渡給中國地方法院，天津當局拒絕了這個要求，七月十五日，日本就將英租界封鎖起來了，這個會談的目的就是爲解決這件局部問題。但是，實際上，英國所希望的却是想將天津事件的解決作爲更涉及全般的日英關係改善的出發點。

七月二十四日，英國承認了一個不但可以適用於天津事件並且還可以適用於因中國事變而發生的中國全部現狀的一般原則，克萊琪當日在下述的覺書上簽名了：

「英國政府確認現在有大規模的戰鬥行爲正在繼續中的中國現狀。在這種事態存在的期間中，確認在華日軍爲自己之安全保護及維持其統制下各地域之一般秩序有特殊之資格，並確認對於妨害日軍及於敵人有利的行動及原因非加以禁

壓排除不可。英國政府對於不利於日軍達成上述目的之行為手段並無援助之意志。而此種行為手段之應行加以自制，使在華英當局及英國僑民深切明瞭，藉此機會，將使英國關於此點之政策澈底實施。」

覺書的用語，或許是故意也未可知，是漠然而且活動得很的。所以日本方面或許在其中很廣義地來解釋，而英國則儘量附加許多的限制留出一條道路。然而，其真意不問是如何，事實上，英國是承認了不作對於在中國日本的戰鬥行爲不利的行動以及援助和日本相敵對的軍隊的行爲。這顯然是一個很大的讓步。

英國的覺書公表之後，美國却議論紛紛。美國人在俱樂部報紙上發出了對於英國的種種極其混亂的疑問。憂慮着英美對華共同政策的英國，是不是又和八年前滿洲事變發生後所做的一樣又把美國拋在一邊了呢？英國是不是計劃着恢復和日本的親交，換言之，是不是企圖回復那個歷史的日英同盟呢？等等真是衆口紛紜。其間，美國國務院却老老實實地守着沉默。不過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沉默。在有田克萊琪的諒解發表了兩日後的七月二十六日，美國政府把一九一

一年締結的日美通商條約的廢止的決定通告了駐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美國的這個突然的舉動和日英東京會談之間是不是有什麼關係，或者，將這兩件事情使人覺得好像有密切關係的只不過是一種暗合而已呢？總而言之，日本對於美國的通告是解釋爲支持「動搖着的」英國的一種行動。

日本外務省爲答復國民的示威，使美洲司令長吉澤清次郎在播音機裏將美國的行動向全國國民加以說明。他說：「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四時，美國國務院交了一件關於廢止通商條約的極其簡短的覺書給日本大使館，口頭上通知說覺書的內容和更詳細的說明是不必要的，而且馬下就會發表在美國各報紙上。但，經大使館的請求，這件覺書的公表在日本外務省能夠在新聞電報未到之前早兩三小時接到這個覺書，在這個期間中耽延了一下。」吉澤又自問自答地說：「通商條約的廢棄爲什麼這樣突然而來呢？」「這恐怕是在東京正在進行的日英會談有什麼關係吧。」他又回憶起「中國事變」當初，美國很能諒解日本的戰鬥理由，和英國的不公平的蔭介石援助比較起來曾經表示過公平的態度，對於這種當初的關係不能繼續維持下去引爲遺憾。

七月二十四日的克萊琪的覺書，英國政府毫不遲延地通達了給美國。無疑地，美國關於這個覺書的意味有兩個疑問是要向英國外交部的。英外部對於這種疑問所給的解答一定是說：覺書的意味並不使英國和美國的共同政策發生變化，惟因歐洲情勢的緊迫，對於中國致不能與美國採取緊密的平行行動實屬不勝遺憾之至。

現在把一九三九年八月五日英國首相在下院的演說引用一下。他說：「英國政府認為有田克萊琪協定對於英國的遠東政策不引起任何變化，實際誠然如此，這較之將經過許多困難費了很長時間議論之後而到達的這個協定的文字加以變更還更重要。」對於英國為什麼不依照美國的例將對日通商條約予以廢止呢？這個問題，他回答的時候指出了「美國的根本的特異點及其對歐洲與英國的孤立」。他又說：「我們還不如用議論和交涉來解決英國和日本的相異點還更好些。」首相又用下述很有分別的言辭，而結束其演說：「日本環繞着我們的處理所做的這些一切不法事件的背後，我們認為在日本方面，真有使人懷疑的各點，所以我們將極力地忍耐，出以穩妥的行動。但是我們特別不要忘記在這兩三個月之間還有非熟慮不可更重大

而且更切膚的問題。」

這是因為當着多佛海峽的對面，戰事馬上就要爆發的時候，英外交部對於日本不僅為防共的目的，並且為結成對英法的軍事同盟有參加柏林羅馬軸心的可能性，或僅是其單純的預見也非得要竭力地加以考慮不可的原故。一方面，張伯倫就是在作着上述的演說的期間中，柏林和羅馬正在想趕緊從東京得到很好的回答鬧得天翻地覆。在東京方面，正將要決定參加三國同盟。美國政府對於「若是日德同盟成立了，香港和英國的對華投資怎麼辦？若是日本從遠東將英國的勢力一掃的話，印度是否會發生革命？澳洲方面的英領土會不會成爲日本海軍的犧牲品？」等問題，在去年八月的危機的時候，顯然地已經很慎重地考慮過了。

希特勒和斯大林勾結起來把防共軸心破壞了，使事態更趨於糾紛。何以故呢？因為德國爲形成從萊茵區域到太平洋的一大布洛克曾經勸告日本和莫斯科妥協的原故。這種事實和美國的廢止對日通商條約，在英國看來都可說是不容忽視的一種預兆。美國的壓迫和敵愾心將驅使日本和蘇聯妥協，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很多。例如，諾克士國務卿的有名的「趕出日本」的滿洲鐵路計劃，若

照他的話說這是促成了一九一一年日的俄協定。又如美國對於所謂「二十一條條約」的中日協定的敵對態度大半也是促成了一九一六年日俄間——雖然沒有什麼名目，實際上等於同盟——的同盟。一九二四年美國移民法的排日條項，引起了日本承認蘇聯的結果來。

日英東京會談在美國通告廢止對日通商條約後不久就中斷了，這是因為英外交部看見美國的行動漸次增加了勇氣的原故，日本是這樣相信着。但中斷並沒有好久。長期間中被威脅着的歐洲大戰的憂懼，卒於九月三日實現出來了，英國比以前還更痛感着有對日友好的必要。由於這種必要的原故，英國又不得不根據七月二十四日克萊琪覺書的精神變換舉行日英會談。這種辦法使使和美國的意思相才盾，而英國終於同意了將暗殺津海關監督的嫌疑犯華人四名引渡給中國當局了。關於英租界當局與天津日本當局的某種協力方法也表示了同意。還要討論的問題只是將儲存於英租界的國立銀行的銀幣四千萬元交付給北平的臨時政府，以及禁止法幣在英法兩租界內流通關於兩點的日本方面的要求而已。在執筆作本文時，張問題已經解決了，將銀幣的大部分充收濟華北難民之用，

其分配比率暫定由「中立」銀行去決定，是這樣一種妥協案不久就解決了。法幣問題的解決還是很困難，日本相信可由相互的讓步迅即解決。這些事情一經解決，則英法租界的封鎖，軍人方面雖有反對，必將解除。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即汪政權成立之兩日前，克萊琪曾作過表示對日友好意味極深的演說，使日本和美國都為之一驚。他說：

「吾人若將日本政府聲明的意思及其業已達成的成功的程度兩相考慮的時候，我對於日英關係的將來是抱着決定的信賴的感情的……」

日本與英國對於大陸方面所發生之實事均具有重大之關心……

手段雖有異，但兩國均熱望永久的和平，對於妨害其國家體制之外部的潛行勢力欲加防止之具有經驗之政治家均確信對於兩國終極之目的能够得達到完全之瞭解。」

美國方面又大吵起來了。克萊琪的演說和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格魯在東京名流之前所作的有名的「率直無忌憚」的演說之間，在語調方面，在含蓄方面，其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當然，華盛頓官場在克萊琪的演說

登出在報紙的時候也為之驚愕失措。英國為說明克萊琪的演說沒有政治的意味也煞費了一番苦心。哈里發克斯在上院，柏特烈在下院，各發出了如下之聲明：英國的對華政策顯然沒有什麼變化，但是英國的這種態度和希望英日關係的好轉決不相矛盾。然而無論如何辯明，英國大使和英國政府，對於這種演說之不得不被日本人看做有政治的意味是當然也看到了的。

英國大使在東京演說後三天，赫爾國務卿曾經用他關於中國所發表了的任何聲明還更強的語氣，發出了否認汪政權成立的聲明書。而英國外部對於南京新政府的創立却守着極端的沉默。在此處表現出英美的對中日關係彼此之間有某一種明瞭的傾向來了。在美國正在鬧着對日禁輸的時候，而英國却企圖對日通商的擴張。在英國外交部很胆小地不敢利用美國廢止對日通商條約的機會的時候，而英國財政部和經濟部却互相諒解這是發展對日通商的好機會。英國以為增加日本食料品的輸入以削減輸入印度的日本織物原料的關稅，如此，日本或將以此為由英帝國輸入棉花煤油及其他商品的必要的交換條件是大有可能。不管美國的對日政策如何，日英的經濟關係隨着歐戰的擴大是注定了非

發展不可的。去年四月十三日國立勞動協會會計官邱吉爾少校在他在普里斯託所發表的演說中會將正蔓延於英國的對美惡感大膽地宣露出來。他說：「把關於世界全體的主權和國民自由的責任擔在比美國小得多的英國和法國身上，而在數字上看來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國却保有四千海里的安全距離，故將其孤立政策成為合理化這種事情，可說是現代精神的一個變態的反省。」他又說：「而鍊、銅、鋼鐵、煤油等大資本家們却從歐洲的共和國和全體主義國家都一樣地可以得到利益。」這種感情已經久已包藏在英國人的胸懷裏面，及至民主國家感覺到世界戰爭的威脅的時候，確實使英國人更明白地說出口來了。

英國的對日讓步，使許多美國人發生這是違背英美共同政策的感想也未可知。因為他們很相信英美的在華權益是一致的。他們很少想到英美權益的共通實際上只在很嚴格界限中才有可能。英國的在華權益雖然很大，但為另一方面的無限大的利害着想，則對中日共同政策也就化為無意義了。現在說起來也可笑，英國最關心的是怎樣去防禦由於不幸的地理環境常常受着大陸方面的威脅的英本國這一件事情。因為深刻地感覺到

受歐洲大陸侵犯的危險，英國的海軍實不能只集中其主力於蘇彝士運河以西。美國却正和英國相反，和歐洲的糾紛離開得很遠，有着有利的地理環境的天惠，例如，為保護中國的門戶開放，可以集中其力量於太平洋和遠東方面。英國海軍提督李勳爵在一九二一年曾提出一個頗有意味的暗示，他說：「美國若認為必要時候或將集中其海軍力於太平洋，這樣一來，英國海軍在大西洋的防務上就成為美國的助力了」。（這是經由紐約時報的阿多爾夫·奧克士氏傳達給美國政府，對於那有歷史意義的華府會議多少做了一點引導的工作）。

英國在東半球上最大的關心就是確保其可稱為英國的亞細亞生命綫的印度和澳洲。英國的對華投資和市場若和濟兩處比起來實無有關死活的重大關係。英國即使將中國的投資與市場全部失了（這種事情就是在東亞新秩序之下，當然也不會有），英國都還可以防禦為一個無落日的大帝國。另一方面，美國除了菲律賓羣島和中國的門戶開放以外，在亞細亞沒有什麼利害關係。並且，這兩者的任何一個都不是有關美國死活的東西，這種在遠東方面的權益，祇不過是偶然成爲屬於美國的東西，所以美國如果要做的話，很可完全集中其注意於自己的權益之下。特別在中國方面，美國的權益極少，所以美國如果想做的话，不管日本用怎樣的手段

段來報復，深信這種不關死活的權益也不會受到損失，很可以常常拿出她的自家本領採取強硬的對日手段來。

英國的在華權益龐大無比，他自己的權益若不冒着很大的危險，英國就不能實行對日壓迫。用懷柔政策或許還可以收到英國所期待的結果——其權益的保存。日本與汪政權早就聲明了尊重第三國的正當權益。在「正當的」這一個含有限制的語句中是包含着不少的意味在內的。治外法權是否正當呢？外國租界及居留地是否正當呢？縱使南京政府認為是「不正當」，而新政府恐怕也不會採取將其撤廢的輕率的行爲，只不過爲重新加以調整和見也許會給予充分的時間。關於英國的純粹屬於經濟的權益，英國顯然相信由於對日友好的方法可以保存下去。

日本方面，好似有承認英國的態度的傾向。這是因爲日本感覺得特別維持對美友好的傳統政策是無益的原故。可是在經濟上，由於別的理由，比起英國來日本當然是得到美國的好意的。自中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在從事門戶行爲的堅迫狀態之下，也會努力在可能範圍內尊重着美國的所有物及其權利。而對於英國的權益則不會表示任何顧慮。舉一個例來說，經過了多年沒有償還的英國的莫大的對華鐵路借款，若是那些鐵路藉着日本的技術人員和教練者的助力由目前亂七八糟的狀態而恢復了的話，馬上就會被收

回去。英國無疑地極力想得到日本對於滿洲的由英國資本業成的鐵路曾經給過的這種助力。遠在滿洲國還未成立以前，由瀋陽到山海關的鐵路收入爲地方軍閥所濫用，對於英國的鐵路投資，半點也沒有償還過。一九三二年當滿洲國成立之初，新政府就趕緊將到那時爲止的借款全部償清了，以後也很嚴格地支付了償還英國借款的金額。

日本對於美國的斷然的態度雖然喪膽了，但對於三月三十日的赫爾國務卿的聲明繫着一縷的希望。這個聲明雖是否認汪政權的成立，但也包含了如下的意味深長的所見在內：「此個政府完全保存由根據國際法賦與的美國的權益與現行條約及其協定。」這種想法，是普遍於赫爾國務卿關於中日關係所作的一切聲明中的中心思想。這決不是一種新的思想。這不過是根據四十年前——雖是對英國當局給的一種暗示——約翰海所宣言的中國門戶開放這個美國的傳統政策而已。這個政策的目的是想由於中國的門戶開放和領土保全以圖保護及振興與美國的商業權益。海國務卿對於既定的勢力範圍只要不侵害列國的商業機會均等是不持異議的。現在美國的政策和這種傳統一致的話，那末，我們只祇要經過某種程度的時日，我以爲還有和美國和解的希望。



# 論此次歐戰的背景(上)

G. P. Gooch  
楊光政譯

凡戰爭都有其背景及其近因。這次戰爭是以希特勒突然襲擊英法所曾明白提出過保衛義務的波蘭而開始的。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該由誰負責固尚在討論之中，但是這次戰爭的罪過却毋庸聲辯。這雖然是一種侵略，猶如日本進攻中國以及意大利襲擊阿比西尼亞一樣地昭然若揭。這些可惡的罪過，都應該在歷史上永誌不忘。但當世界人心已經作了如此的判斷，那末我們更當多做一點工作。這種暴行怎麼會發生的？這班兇手怎麼會自信他們的行為是正當的？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得遠遠地回顧一下。

## 一 由於國家主權至上

糾紛的根本原因，是在整個人類從未有過集體生活的組織。像「羅馬帝國和平」(Pax Romana)式的地域的企圖，都是以單獨一國的至上權力為基礎的，所以不能望其持久。中世紀有幾個明智之士，曾經有過高遠的理想，主張組織一個「基督共和國」(Respublica Christiana)，置於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教主的聯合指揮之下，其所屬各國則藉共同的制度和信仰而互相結合。但是這個曇花一現的幻想，始終未成事實。並且這種意見也太多限制，它所注意的只有半個歐洲，因為東羅馬教會(Eastern Church)都沒有計算

在內。當四百年前因了哥倫布和哥伯尼發現新大陸，以及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而致空氣發生大變動時，那在中世紀雖然尚未完備，但是頗有價值的大同的思想，是被清除了。延長了一千年的奧古斯丁(Augustine)朝代終結了，代之而起的是馬基雅佛利(Machiavelli)的統治。愛爾蘭歷史家勒啓(Ledy)所謂思想自由運動開始了。這是人類史上的一次最大的革命。當時的世界，在地理上和想像力上都擴大了。近代科學和近代國家產生了，近代的人開始以新的野心，新的才能和新的需要而生存了。

人類在非常時期常是非常強烈地渴求特殊的利益。當十六世紀人民厭倦於封建的無政府狀態，而資產階級踏入舞台的中心時，普遍地要求着秩序。由於這種切求，於是形成了對內足以維持秩序，對外足以防禦攻擊的集權國家之理論和實踐。竭力倡議這種學說的布丁(Bodin)和霍布士(Hobbes)論謂：破壞國家的內戰，是分權的必然結果。王朝的或個人的專制政治，都不是新的東西。在政治方面，我們近代論題所異於中古時代的論題者，是在於解放國家主權的學說。這種變化的好的一面，是進步社會的內部生活達於前所未知的組織的頂點，排除了內戰和私人橫暴的魔鬼，而給予個人以發揮豐富精力的餘地。當這種新的安全與繼續發達的自治方法結

合起來時，於是每個公民都分得了權力和責任，我們都應感謝我們的命運。在這圖景中的暗影，是完全消滅了獨立國家間相互合作的觀念和機柅。在過去四百年，我們眼見到國境以內秩序井然而國境之外紛亂騷動的這種矛盾現象。那時的各國人民，都認為對於外國的當局用不着忠順，Raison d'etat（為謀國家的利益）不可免地成爲政治家們的目的。

新大陸的搜索和開拓，又在慣常的國境附近領土爭奪以外加上了鬥爭的原因。以博得西萊西亞而開始掌握政權的弗萊德列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說，外交沒有武裝，猶如音樂沒有樂器一樣。有幾個觀念論者的前輩，如格老秀斯（Grotius）和潘恩（Penn）、聖庇阿（Abbe Saint Pierre）和康德，倡議人類大同，並且擬定合作的計劃，但是這些都只是曠野中的呼聲而已。神聖同盟的貧血的子嗣——歐洲協約（Congress of Europe），和兩次海牙會議，對於當時的科學發明已使相距甚遠的國家、人種和大陸編得最近而致過時的學說，未曾割裂分毫。一九一四年歐洲之陷於大戰是不足爲奇的，因爲公認戰爭是解決較嚴重之糾紛的唯一手段。所可驚異的，乃是我們不曾去學習那以血和淚如此明白教導我們的課程。國際聯盟是以崇高的希望而創辦起來的，然而沒有足夠的信心去推動它工作。在人類的意識中間，還是固執地維護着獨立的國家。「爲謀國家利益」的觀念還是維持着它的勢力；在一次次消耗的暫時休息以後，又開始瘋狂的軍備競爭；強大的侵略者繼續毫無羞慚地去強奪偷竊。我們似乎永遠不能把人類大同的觀念和制度予以具體化。

## 二 由於財富分配不均

這種巨大的失望，大部份是由於地球上地面分配的不均。我們（指英國人）之爲世界上和歷史上最大帝國的國民，已經習以爲常，所以自以爲這是當然之事。倘若把它籠統地想一下，那末我們確實可以自豪，以爲英國人之治理英帝國像任何人所能治理的一樣完善，而且也許更好呢。但從外人的觀點說來，就會得出十分不同的議論。人家要問了：爲什麼單只一個帝國應該佔有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地面呢？英帝國（除澳洲而外）是以鐵和血而拼合起來的，這與古今其他帝國一般，批評起來是不合道義的。倘若英國人可以隨意佔取世界的財富，那末他國人民爲什麼不應富強到這個貧桌上去搶劫呢？爲什麼如德意這班後起之國，因爲他們直到十九世紀的第三季（借用梅特涅的話）才向外擴張其領土，便應富受到譴責呢？荷蘭、比利時、和葡萄牙這些小國都成爲擁有大批殖民地的帝國，而意大利所有的殖民地很少，至於德國完全沒有，這能說是公平麼？並且，某些國家可以有超過需要的原料，而別的國家却沒有原料，這是合理的嗎？把鄂大協定（Ottawa Agreement）和類似的限制，代以開放門戶的慷慨的原則，這不是爲了獲取利益嗎？

這些都是嚴重的問題。凡是沒有海外領地或者雖有而反增累贅、無利可圖的國家，因此就覺得憤慨了。各國都自以爲一有機會它就能夠取得海外領地。這種不平之感，由於經濟的窒息而益甚。當所謂「無者」較「有者」爲富饒時，人口過剩的問題就加重了它的急迫性。倘若在戰時實行定額分配的原則是正當的，那末推廣範圍而論，以此同樣健全的原則來約束國家的要求和權利，豈不也是正當的嗎？倘若我們的確信仰人類的大同，那就很容易體現到挫折的憤激之情是充滿於某些國家之中，並且激動他們去從事於暴烈的

行為。並非世界各國都有擴張領土之念。如瑞士國土狹小，而仍頗安分；瑞典失為大國，而不復懼俄。但這種情形是例外的。各國的擴張領土的要求，是如此強烈，如此普遍，簡直可以說這是國家活力的徵象。如何去滿足這種要求，此地不問多論。著者現在只着重於分配的不均是這次大戰中的一個重要的遠因這一點。

### 三 由於凡爾賽和約的苛刻

據獨立國家的崇拜和領土不均的問題而論到較近的因素，那末我們第一，得先說到二十年前戰勝國家所作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協定。「敗者應當受禍」(Victors)是一句陳舊的格言，而這話的無益遠較一向所公認者為尤甚。威爾遜總統在戰事終了以前，曾以極大的誠摯宣佈國際合作的新的福音，然而極可嘆地，他的挽救和平的原則，在和平條件中未曾見諸事實。這些和平條件的錯誤，曾有人予以大大地誇張，凱南斯 (Keynes) 曾經過火地稱凡爾賽條約為迦太基人的和約 (Carthaginian Peace)。勞合喬治曾於兩頁卷中聲辯說：這條約是有識人士——包括英美學者——之調查和決議的具體表現；每項重要條件都會經四強慎重討論；每一條都有充分的理由可說，並且這個條約只是實行了聯盟國的政治家在勝利誰屬尚未決定以前的宣言。他還說，錯誤不在條約或訂約者，而是在進攻魯爾 (Ruhr) 時意工和犯類似過失的工人。這是一種有力的託辭，可是誰都知道這個協定要比他們說的壞得多。譬如，設非英美代表的反對，萊茵河左岸以及幾百萬愛國的德人就會被苛刻地與其祖國割離，而但澤和上西萊西亞就會合併於波蘭了。

在二十年後回顧起來，我們總認為這太苛刻了。卡塞雷 (Ca-

stelaradi) 於一八一四年宣稱：「我到維也納去，並不在帶回得勝的戰利品，而是在使歐洲恢復到和平之路。」但在凡爾賽條約中，得勝的戰利品却是太多了；唯有美國既不要求賠款，也不要求領土。斤斤不忘於德國的殖民地，因而激起這個大國的不平之感，實為不智。迫使戰敗的方面單獨担當起戰禍的責任，這是一種空前的心理上的失策。把德國的代表排斥於口頭討論的會議之外，這是一種不必要的侮辱。拒絕德國參加新創立的國聯，這是一個可悲的錯誤。在新歐洲的計劃中，特別是在哈普斯堡帝國崩潰後，一片荒蕪的多瑙河流域上，忽略了經濟的計劃，這是一個不幸的失算。關於德國本地的領土條款，我認為並不真正地不公平；而對於波蘭走廊和但澤市的處置，在一般輕率的批評家看來也無可批評。但是誰能期望新德國在萊茵河上撤銷軍備，而法國——自然是在侵略的恐怖之後——却建造起堅不可拔的馬奇諾防線，會安然坐視呢？像這一種單方面的處置——德國的邊境由是而開放着被人侵略的門戶——只能永遠使法國強盛而德國衰弱而已。

很明白地，眼見着一片戰區而常常回憶着轟炸機和大口徑砲砲威的法國人，一定要說，再也不要戰爭了。凡曾受過如此長久苦痛的國家，也許要有此同感罷。尋求安定是當然的，應該的，然而他們的手段却不高明。所訂的和平條約應該更寬大一點，或竟索性更苛刻一點。如果更寬大一點，則能有和協睦睦的機會。如果更苛刻一點，就足使新德國不能再長成其羽翼。福煦將軍宣稱：「倘若我們擁有萊茵河和萊茵河上的橋頭堡壘，我們就有了一切。否則我們就一無所有。」不幸凡爾賽條約的方式，其苛刻足以激起德國的憤慨和羞辱，但是不足以阻撓德國的迅速復興。這種局面之不能澄

清，英國政府及其背後的英國人民實負有巨大的責任。

#### 四 由於實施條約時的錯誤

凡爾賽條約在實施時的情形，比該約本身更其缺乏清明的思索。它是希望德國趕快復興，俾其力能償付鉅額的賠款呢；還是希望德國一直衰弱下去，使其不復成爲軍事上的危險呢？要把這兩個希望同時實現是不可能的，雖然有許多——特別在法國——認爲可以使其併行。德國怎樣償付鉅額的賠款，這是應該想想清楚的。用以恢復戰區的德國工人和物資的貢獻是減少了，一部份是因為不願意讓痛恨的敵人到法國的領土上來，一部份是因為法國的企業要求取得自行工作的權利。據凱南斯的計算，德國盡其所有只能償付二百億元左右；而所要求的賠款總數却是遠過於此，德國自然無力償付了。在起初，德國以物產來償付賠款，但當他們所付出的少於定額時，法軍就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中開入魯爾區，勒逼德國付清。他們遭遇了一部份礦工、鐵路工人和機械師們的消極抵抗；德國產煤區的心臟停止跳動了；生產記錄早已很快地跌落得很低，這時索性跌進無底的深淵，而一無生產。法軍與魯爾區居民的衝突激起了德人的憤怒，那已開始消滅的對於法國的舊恨，又變成了新仇。

侵佔魯爾區的主要負責者撲蔭克雷老是固執着說，使德國人民相信賠款必須償付的目的，業已成功。還有些人說，德國威馬政府

的政治家是可敬地在企圖履行他們的沉重義務，所以不必施行外科手術，用軍事手段去強制他們。可是無疑地，佔領魯爾區是阻障了歐洲的復原，使英法合作的關係緊張得幾乎達於破裂，並且鼓勵了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從事於明興暴動。法國之鼓勵分裂運動以及在萊茵河上駐屯軍隊，已是鑄了大錯，但是最糟糕的則是侵入魯爾區域。撲蔭克雷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然而他缺乏想像。他存着嚴格守法的心，把凡爾賽條約視作一個厲行的契約。這是一個出於命令而不是出於談判的協定，但在他看來却是無所差別的。只有當聯合國家黨 (Bloc National)，在一九二四年法國的選舉中失敗，而代以赫禮歐和白里安的左翼中央黨 (Left Centre) 起而執政的時候，它才得以用了道斯計劃 (Dawes Plan) 而成爲一個友誼的協定。這時德國的負擔雖然減輕了，但是仍太繁重而不能忍受，同時整理賠款的楊格計劃 (Young Plan) 也是同樣地難以實行。白魯甯 (Bruning) 說，爲了美國經濟恐慌風暴的結果，德國已不能償付賠款；這是實話。後來賠款計劃在希特勒抓得政權的前夜——一九三二年秋，洛桑會議中葬送了。安吉爾 (Norman Angell)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說，在近代世界中大量地強制交付財富與物品是不能實現的，這是確切之論。

——摘自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April 1940)

(下期續完)

歡迎定閱；歡迎介紹；歡迎投稿；歡迎批評。



# 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戰(下)

阿部信夫  
陳正之譯

## 意大利如何作戰

意大利軍隊在宣言參戰的時候，同時就開始行動，向法國南部的里維拉進軍，一面又發布了對突尼斯、科西加、馬爾太等也開始攻擊的命令，但我們以為意大利的作戰，概不出於地中海的範圍之外。而從現在意大利的國力看來，以勿過於擴大範圍為得策，即意大利自己恐怕也很明白。我們與其說意大利將參戰的時機延宕到今日，不如說是因為不能抓住這個時機更適當。意大利對於參戰時機的條件，其所說明過的所謂「客觀的情勢及自主的情勢」，其意似乎是欲使德意協同作戰之成果成為決定的東西，同時並欲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以有助於達成意大利本身的戰爭目的和年來的宿望。

然而意大利所觀望的地方畢竟是太過於廣大。首先是突尼斯、科西加、吉布的、達爾馬提亞，更進而謀奪取蘇伊士、直布羅陀。其究極的目的就在達到其年來的宿望地中海的制霸，換言之，即企圖「羅馬海」的再實現。

但是地中海上的戰略形勢，已如前面所述，意大利要想在多方面一舉而成就其願望，是很困難而且是不得策的。吾人以為意大利必須限定作戰範圍，決定攻擊目標的順序，然後開始行動。但因為意大利既佔有阿比西尼亞，當然首先非置重於地中海東部的控制不可。

因此，在參戰同時，意大利或許要首先襲擊馬爾太軍港並加以占領，另一方面則由於突尼斯和西西里島之間的狹水道，將地中海分為東西兩部份，而採取將英法艦隊各個擊破的戰略。這事，由於以盤陀拉里亞島為中心的意大利的佔優優勢的空军和潛航艇以及快速水雷艇之配備，可說是有可能的。現在意大利的艦隊(約六十萬噸)，其主力似是在駐在塔蘭脫軍港，而將一部份配備於陀台卡納斯羣島方面。

對此，在地中海方面，據說英艦隊約有四十萬噸，法艦隊約有五十萬噸，合計約九十萬噸，其中的三分之二即六十萬噸(大部份為英艦隊)，駐紮在東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利亞和巴勒司丁、西里亞、基浦路斯方面，

其餘三分之一約三十萬噸，則駐在西地中海的直布羅陀方面。此外法艦隊的主力集結在土倫，一部份集中在對岸阿爾及尼亞的阿爾結，可是因為那移動兵力的艦隊的集散難合是變動不定，常有臨機應變的行動。所以上面的配置，不過表示出在最近的某個時機內的形勢而已。

現在，據說英艦隊的一部份正在向地中海方面增援中，但截至六月十日為止，如將現在地中海的兩軍艦隊勢力合併來看，則有如下：

戰艦	航空母艦	巡洋艦	驅逐艦	潛航艇
英方	八	三一	一五	三六
法方	八	三一	一五	三六
意大利方	六	〇	一九	一三〇
合計	二二	六二	四九	一〇二

巡洋艦以下的奇襲部隊是意大利方面佔絕對的優勢。而航空母艦對於意大利，從地理上看來是不必要的。

如前面所述，意大利艦隊將英法艦隊分成兩部，同時或將在海陸空互相呼應之下，開始攻擊突尼斯的彼塞爾太，而陸軍則從利

比亞方面開始作閃電進攻。一方面，因為從利比亞通到埃及的道路極壞，所以攻略埃及恐怕要留在後頭。以陀台卡納斯羣島的羅特斯、來法斯兩島為基地的意大利的海空軍，也許還要攻擊亞歷山大利亞和基池洛斯島。

但是同時，在敘利亞的三十萬英軍，在其艦隊的護衛之下，怕要企圖攻擊羅特斯、來法斯島也未可知。倘若果是這樣，那末兩軍艦隊決戰的機會就要在這裏造成，而這個戰鬥的勝敗，也將要決定東地中海的戰勢呢。

總而言之，在意大利這方面，舉其優勢的空軍和潛艇艦及奇襲部隊的全力，先將已被截分為二的英法艦隊的各個力量與以擊滅，似是先決問題。這麼一來，那末如亞得利亞海的制海權便自然會歸到意大利的手中，達爾馬提亞的占領可以在蘇聯的諒解之下順利地進行，並且也不必將那為德意陣營的戰爭爭奪補給地的巴爾幹拖入戰禍之中，不久恐怕土耳其和希臘兩國也自然會離開英法陣營。但是，無論怎麼說，蘇聯的態度是最最值得注意的。

並且，在東部地中海，意大利的海、空軍或將英法艦隊擊破，或縱使不能擊破，也要與以一大痛擊並加以制壓，這是舉此後的全般作戰於有利的關鍵，而這事依現下的客

觀情勢看來，似乎是未必不可能的。

何以故呢？英法方面現正為了防衛祖國痛感到空軍不足的時候，派遣在地中海東部的英法艦隊，想附隨得有足以應付新銳的意大利空軍的有力量空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與百餘艘意大利的佔着優勢的潛艇艦隊和其勇敢無比的快速水雷艇隊作戰，對於英法方面決不能說是有利的條件之故。而這事在前幾年意阿戰爭時已經試驗過了。

加以英法兩國的空軍，據說當初就在德國空軍的三分之一這樣劣勢的程度，而現在則已低下至五分之一，正處於一味等待着美國飛機增加得來的現狀之下。例如過去六月二、三兩日的第一回一百架，第二回二百架的美國轟炸機，由美國航空員出空中輸送到加拿大，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尤其可慘的，甚至傳說法國空軍因為德國空軍的轟炸行為，在其發動之初已經被炸毀了七十七個基地，製作工場和所在地等，以致現在第一線上的飛機恐怕還不到一千五百架。

但是意大利所最要注意的事，前面也已經說過，就是其與蘇聯的關係，及甚不可作糊塗使巴爾幹捲入戰禍中的愚舉。墨索里尼在此次參戰的時候，雖曾言明特別尊重中立

國，但對於占領可爾夫島，或達爾馬提亞的佔領，或許都在等待其適當的時機和計劃其如何進攻吧。此外，在西地中海的科西加的爭奪戰，從兩軍的形勢看來，似乎不能很快就可解決的。

至若關於西班牙的去就，雖可說當然對德意陣營有利，但其結果似乎還是要由戰局的大勢來決定。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戰假使不能得到預期的有利的展開，那末縱無投向到英法方面之處，似乎也不能過於樂觀認為馬上可以使西班牙加入到共同戰線去。

總之，今後德軍作戰的成功，同時也使意大利的地中海作戰能夠得到有利的進展，而地中海作戰的勝利，將益使德軍的作戰能夠有利的展開。意大利參戰的意義就在此，她不必像英法那樣，不一定要雙方合體作戰也可以，但只要任何一方面的作戰失敗了，那末他方的作戰也將必然陷於不利是不消說的。不過決不會有如聯合軍那樣因指揮不統一而暴露其脆弱性出來的。新近才參戰的意大利，只要能獨自的戰場上稱心如意地奮戰力門下去就行了。

(完)



## 蘇聯會侵略中國嗎？

Freda Uiley  
方達譯

尤特萊女士與斯曼特萊女士及史諾先生，均為吾國人心印最深刻的外國新聞記者，他們都同情吾國的抗戰。斯曼特萊且參加新四軍從事實際的投效工作，其親共態度頗為明顯。史諾與中國共產黨亦甚接近，但自德蘇訂立協定後，他對於中國的聯合陣線及蘇聯的援華程度頗表懷疑，曾著有「毛澤東訪問記」（見本刊四、五期）及「斯大林會出賣中國嗎」（見本刊十六、十七期）以抒其所見。尤特萊則純以民主主義的立場發言，對於蘇聯及中共殊多誹議。於德蘇提攜後，她曾著有「斯大林主義與希特勒主義」（見本刊十二期）認為斯大林與希特勒之對內壓迫，對外侵略，乃五十步與百步。另有「日本外交與美國對日政策」（見本刊十四、五期合刊），尙認為日蘇提攜不至於實現。這篇「蘇聯會侵略中國嗎」原題為 *If Russia Turns on China*，本載 *American Mercury*，現由 *Current of The World* 六月號中譯來。在本文中她認為日蘇關係之接近，乃俄國或將命令中國共產黨攻擊國民黨政府以謀其本身利益之前兆；殊足供吾國人士之參攷。

譯者

中國共產黨之忠實擁護蔣介石政府，直到現在還是中國在抵抗侵略中維持統一的主要因素之一。非此則蔣政府在軍事經濟的嚴重困難之下就不能對日作戰持續三年之久。這種擁護到將來會撤銷掉嗎？重慶當局或許覺得要把現存的羅致各黨各派——包括從反動的農村地主和銀行家一直到極左派——的政治團結維繫下去，是不可能。抗日聯合陣線的分裂，差不多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國的悲慘歷史上展開新的地方戰爭和階級戰爭。可是這一種分裂，由於中國共產黨背叛的可能性在逐漸增加，而確實顯著起來了。

自德蘇接近以後，克倫姆林的親日態度已不復掩飾，同時重慶政府對於蘇聯也就跟着猜疑起來。當人民委員長莫洛託夫於去年十一月對日提出和平節略時；當稍後蘇聯報章斥責美國政府意圖破壞

日蘇的友誼關係時；當蘇聯駐日大使久不到任以後莫斯科又派遣大使到東京去時；有許多原因足以引起懷疑。更其引起不安的是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政府的一切論調都在明顯地改變了。

例如，從前中國共產黨不願在中央政府中擔任官職，因為怕引起中國國內的保守份子和西方各民主國家的驚慌。但是現在，共產黨却激烈地提出了擔任政治官職的要求。據史諾在毛澤東訪問記中的記述，毛澤東突然警告說，中產階級和農民必須有更多的代表，且謂共產黨極願參加中央政府。當他仍然堅持着說「在革命現階段中的根本重要問題是抵抗日本」時，他不承認中國之趨向民主政治有什麼進步，並且攻擊國民黨政府只是「代表抗戰以前同一的階級利益」。這種成爲聯合陣線終結之預兆的新態度，正與德蘇

提攜以後各國共產黨論調的改變，一樣地有深長の意味。

從前中國共產黨叫嚷着反納粹和反法西斯。現在毛澤東却發表了一篇新的議論。在德蘇協定以後，他表示在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法西斯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不必加以區別。他說，今日反蘇運動的中心，不復在德國而是在「所謂民主主義各國之中」；現在的第一號公敵，不是希特勒而是張伯倫。中國的毛澤東正如美國的布勞豆 (Browders) 和法國的卡興 (Cahins) —— 均為共產黨領袖 —— 一樣，意中必以為希特勒現已成為蘇聯反抗「反動的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的防禦者了。這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說，羅斯福是希望「摺得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權，欲以張伯倫為其祕書，而以日本為其殿軍，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為其先鋒」。大家只要拿出任何中立國中的任何共產黨報紙一看，就知道毛澤東是機械地背誦着莫斯科方面的新教義。

關於蘇聯特派員和軍事專家滲臨第八路軍根據地延安附近的通到俄國去的新西北路綫一帶上，至今在中國還不覺得驚慌。在中國，大家都不說起蘇聯軍事專家到來的事情，我是在某次沿江長江主流的戰線上會見五個穿着制服的俄國人以後問起譯員才知道的。但自德蘇提攜以後，情形完全變了。莫斯科的行動被密切地觀察着，同時重慶當局在疑惑着存有第八路軍和陝甘甯邊區政府的共產黨，將來會聽命於中國呢還是聽命於俄國。

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的領袖們害怕共產黨統治權的擴張，自然也威脅着聯合陣線的繼續。在甘肅陝西早已發生過許多摩擦和實際軍事衝突，足夠使共產黨得以責難國民黨的企圖破壞聯合陣線。但是重慶政府非常依賴蘇聯的軍火，非常害怕日俄間公開的或秘密的

提攜，所以它決不願意率先破壞國共勢力之均衡的。這種均衡是為英美援助中國 —— 在最近數月中是為美國禁止軍器輸往日本的威脅 —— 所維持着。如無此種援助，有幾個右派的領袖一定甯願對日和議而不肯屈服於俄國的支配之下的。

即把罪過分攤開來，還是令人不安。中國久被視作殖民地一般，但是當它受到攻擊時，却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來保護。數年來它眼見英美在武裝日本，可是各民主國只給它一點醫藥用品，寥寥無幾的信用放款，以及好許多空洞的同情，倒是德俄兩國却供給它軍事專家和軍火。在中國人看來，一定覺得西方各民主國對它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希望。但是倘非蔣介石的地位，由於英國或美國的實際援助而鞏固起來，那末無論他願意與否，就無力進行民衆所需要的經濟改革了。如果莫斯科為其本身的利益，而命令中國共產黨把抗日戰爭轉變為國內的反資本主義的戰爭，他或可得到欣願的理想的人的擁護。可是這種內戰，它或能打倒蔣介石，然而決不能建立起一個革命的中國。它只會幫助日本和俄國鞏固他們的佔領區域而已。

斯大林也許在籌算着：阻止自由中國以英美各民主國家的友誼援助而沿着「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路綫發展，在他是毫無損失而所得極多的。蘇聯的「真理報」於今年一月中斥責「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固執着門戶開放」的原則，並非出於偶然。克倫姆林或會決議轉變中國共產黨去攻擊國民黨政府，命令他們宣佈邊區政府的獨立，而進行擴張它的領土。公開的或秘密的對日提攜，將是這一種決議的邏輯的預兆。

★  
★  
★



# 我的性生活

Mahatma Gandhi  
陳懷玉譯

一九〇六年我曾立誓獨身，以更堅定我獻身國家的心。自那時起，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公開，更加自由了。獨身所給予我的工作上的獨立、生活的豐富和旺盛，為我從未經驗過或想像到過。我絕對不承認我的決定是錯誤的。反對我的人是对的。但我以為上帝賜我獨身是最幸福的了。

不久以前，那駭人聽聞的傳聞，引起了我的注意。牠和一切謠言一樣，尤其是那些絕無根據的，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地散佈開來。那謠言先見於印度某報，輾轉見於孟買報，因為這報有許多讀者，所以不久即傳至英國，或且傳到美國亦未可知。

這傳聞是說我放棄了獨身主義，和女人恢復了關係。

我相信這傳聞有其真實的來源，因為我反對男女授受不親的主義——這種信仰幾世紀以來，分散了我國的百姓。當我開始反對這種信條時，我以為反對男女授受不親的主

義，是無甚分界的。於是有幾個正統派的朋友和我絕交，且任意毀謗我，他們指出幾個和我比較密切的女性信徒，宣告我是假神聖，骨子裏却都是罪惡，他們把我這幾年的伴侶女醫蘇西拉雅雅拖到眾人之前，宣佈她的罪惡是替我施按摩及治療浴——這偶然的治療，完全沒有隱秘，且在治療時，我常常同事們處理事務。

因此我不把這些攻擊放在心上，我以為這種攻訐沒有被人相信的價值，且無需加以答覆，但當我的關係密切的朋友感着痛苦，異邦的友人聽到了這些謠言時，我覺得應把這種空氣澄清一下。

在我這一生中，沒有秘密，我已經明白自己的弱點，因為我沒有肉慾的需要，若有，我希望我有承認的勇氣。

當一九〇六年，我住在南非的費厄克斯時，已開始獨身生活，即和自己妻子的性關係，有時亦所嫌惡。我決定試驗自己已有無保

持獨身的定力，以及牠對我精神及肉體的影響。當我決定自己能保持獨身，且有利於我一生的工作時，我才立那個誓。

從那日起，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的妻子也如此。她成了一個完全自由的女人，脫離我這所謂主人的羈勒，而我則脫離我以前對她的奴役的負擔。

這時在我週邊有許多女人，這可以說是——一個男女苟合的機會。但除了我的妻子外沒有其他的女人曾經引起過我的注意。除了對她，別的女人，我從未有過性的要求。但在我未立誓前，已明白兩性間的完全公開的友誼，是有着某種的約束，大家都意識到在男性社會之中，女人是無法完全脫離的。

但是我的獨身主義却不是這樣，我不能否認女人是人的母親，她對於性愛是太神聖了，於是每個女人，都變成我的姊妹或女兒了。

我的獨身不受正統派教條的約束，我從

來不相信實行獨身一定要變成遺世者，禁止與異性接觸，無論怎麼天真無邪，但總是壓迫自然的生長，沒有多大的價值。因此我不避免與女性自然的、尋常的接觸。

我發見在她們的友誼之中，比起我未立誓以前，還要更大的愉快。因為和女性的合作，我可以得到極大的利益。所謂性，不再是我們的無形障礙，女人都來和我接近，她們貢獻給我的誠款，即我最密切的朋友，也不易做到，沒有如她們的信心。

當我從南非回到印度時，即延請本國的婦女加入民衆抵抗運動。她們的回答，出乎我想像之外，竟是那麼專誠和負責，完全出諸信心。我覺得我的立誓，對於為婦女服務，有一種特殊的便利。她們對我的容易輸誠，真是驚人的啓示，我們捨棄舊有的信仰，和衝突的教條，平等地相對着。

例如回教婦人在我的面前，無須戴面罩。無論誰，知道回教女子戴面罩的習俗的牢不可破，若在另一環境中，絕不會想像到這樣的事。但不如此，我怎能克服這面罩的障礙，要求這些回教姊妹們，支持我的運動呢？不如此，我又怎能使她們信我是她們的密切而忠實的朋友，除了為我們的運動的利益之外，沒有一絲其他的動機呢？

因此自那時起我即沒有隱秘的生活，我的住宅中環伺我睡眠的都是女人，因為他們覺得和我相處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可靠，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們變成陌生者或敵人的。

所有這些利益，都是獨身的賜予，我如果捨棄她們，我會變成衰弱而且愚笨。

但我如果真的對女性有性的欲望，即在此時，也可有足够的勇氣，變成一個多妻主義者，娶了許多的妻子了。我從來不相信公

開的或祕密的自由戀愛的。公開的自由戀愛，我認為是狗的戀愛，祕密的自由戀愛，我認為是怯懦的遮掩。

我希望上面這些話，足夠排除關於我的一切謠言。人們也許不贊同我的信仰，攻擊我的獨身，攻擊我的不侵犯的理想，但是無論誰，受了我的影響，他絕不會變成一個懦夫的。

——譯自 Liberty (May 4, 1940.)

## 美國的軍力

周 烈

### 陸軍

一九一八—一九二九年

一九四〇年 計劃中者(約數)

兵士	4,000,000	4,900,000
來福鎗	1,100,000	1,450,000
坦克車	865	350
大砲	1,971	741
貨車	85,000	120,000
陸上飛機	7,800	50,000
海軍		
兵士	567,600	1,830,000
軍艦	910	630
(加上戰鬥艦) (二, 六九, 二九噸)	(一, 九三, 九噸)	(三, 三四, 四三噸)
戰鬥艦	10	15
水上飛機	(六一, 九噸)	(四六四, 100噸)
	二, 二七	二, 157
		10, 000

★ 包括常備軍與國防軍在內。  
☆ 包括水兵與海防隊在內。



# 三個獨裁者 (長篇連載) (一)

Emil Ludwig  
馬奇萍譯

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

## 前言

為現代人寫照，每每不能呼吸我們想給前代人畫像的那種平靜的空氣。不偏不倚的「當代史」既不可能又不愜意。羅馬史家齊諾風 (Xenophon) 或泰西脫斯 (Tacitus) 的月旦時人之作，至今猶能使人深感興趣者，正因為有他們的偏見。同時，個人的見解與黨見不同，依作者以前的著作而論，祇有像他這樣覺得絕無黨感或興味的人，才能在戰雲中靠自己及讀者而獲得那種程度的純屬精神的超脫。

藉個人的晤談，我得認識歐洲獨裁者之二；第三位是從別人的記敘中得來的。我都反對他們，因為他們都反對自由。可是，我同旁人一樣，對於他們的個性發生興趣，因為我們現在的命運一部份是靠着他們。我常常求我意見的根據，在這些寫照裏，並無與

我以前所發表的意見有何多大分歧的地方。在戰後，曾使世界陷於苦痛的獨裁的全部魔術，像別種毛病一樣，自會消滅的。

這三個人物都有不同的個性與志趣；同時他們的動靜是不相等的。在下文，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意向比其餘兩位來得有趣。反之，墨索里尼的個性則趣味最深。請讀者以自己的意見來稽核這項供獻。像這類小冊子，爭執或同意都是歡迎的。 E. L.

一九四〇年二月於瑞士慕西城

## 一：希特勒

一

當代名人中，誰也不像希特勒那樣的猥屑不堪。羅斯福十足代表美國型，沒有人會誤認他是法國人，醫生或律師。有凱撒頭頂的墨索里尼，一眼看來就是羅馬的獨裁

者。甚至斯大林亦有合於個性的容貌。

希特勒不像德國人，也不像政治家；他最不足代表他所崇拜的種族。慕尼赫大學的教授又是德國最出名的人種學家格魯白 (Max Von Gruber) 於一九二三年像在法庭上檢證人似的說：「那是我第一趟把希特勒看個仔細。劣等和雜種的頭臉，低而後傾的額部，難看的鼻子，闊的顴骨，小眼睛，黑頭髮。是狂亂而不是一位能克己地運用職權的人的容貌。總之是一副妄自尊大的臉。」

畫像裏的一切，他的習慣，他的格調，決不會引起我們絲毫的注意。如果全部的情形應沒有充滿像這位科學家所鄭重聲明的「狂亂」，它就可以解釋他的成功。歷史上不乏先例，有病態的人會把某種衝動的誇張變成自傲，因而產生他的決斷與行動。這種氣質上的熱，他性格裏的好賭的特徵，顯出他與冷靜而拘謹的墨索里尼不同。天才與瘋

狂的聯繫，常為研究的題目者，在希特勒一生的全盛時代裏表現出來。就是這種聯繫，使他不能算數；並且，如果在失敗之後，他要受世界法庭的審判，嚴正的反對他的是否會宣布他須負一切責任，是個公開的問題。因此我們能估計他的條約或諾言的價值。

他的紛亂與動靜無常的性質的特點，在他早期生活裏就很明顯了。他抱有熱切的願望，想彌補他立身的缺憾；沒有想安排快樂的基礎的任何決心的痕跡，沒有對於別人、雙親、家庭或女人的愛的痕跡。可以清楚地見到的是他對於一切在人家目光中覺得地位高一點的東西的憎惡。甚至他的父親，費了畢生的精力，以圖遮蓋私生子的出身，及早年學習過的鞋匠的職業，力求成為戴尖頂帽，有職銜，有恩俸的政府的雇員。直到臨死的時候，這位不出名的波希米亞的稅務員，還努力想在故鄉的小鎮裏一露頭角，變成有名的人物；他甚至拋棄他母親的齊克爾格羅白 (Schickelgruber) 的姓而改用他岳母的姓。他三次結婚都是受同一慾望的鼓舞；因想出人頭地，他第一次娶了一位年齡比他大十四歲的太太，第三次娶了一位比他小二十三歲的姑娘，這位少女後來就是希特

勒的母親。

兒子遺傳得了父親的怨恨。他不喜歡用母親的積蓄而供給的教育，他在十四歲時就離開了學校，最初因為肺部有毛病，最後是一無理由。他整個的少年時代就這末一點不想求知或是謀職業，而輕輕地度過了。像他自己所寫的：「高小的課程同我的理想愈離愈遠，我內心的冷淡亦慢慢的加深起來。後來我吃那時我所輕視的東西的虧很大。」

他在他的書裏說，甚至在那個時候，他就不能忍受有規定時間的工作的強調，而想做一位自由的藝術家——畫家。他那可憐的母親說：「很好，你試試去考維也納的藝術學院罷。」可是，一到維也納，他就因為無能而被黜，甚至不准他作第二次的應試。他再到建築學校，那裏因為他既無證書又無足以代替證明文件的天才，不願意收他。他的驕傲，爲了這兩次失敗而更受打擊。不久，他母親去世，二十歲的他開始在維也納的街上流浪，囊空如洗，又沒有明顯的才能或訓練可以担任何種有益的工作。

以後的四年，通常是一位有志青年最應加工訓練的時期，而希特勒却靠着富裕的，大半是猶太人所設立的機關的揆施，來維持他無目的和流浪的生活——先在一處收容無

家可歸者的善堂，後來在一處「男子的家」(Men's Home)裏。那時是一九一〇年，還沒有失業問題發生。他有時可以靠司關或鑄字的工作來掙一點錢。他跑到猶太人可尼格斯瓦脫男爵 (Baron Konigsarter) 所供給的幾處貧民食堂去進餐。他謀生的僅有的成績是畫郵片或摹仿圖畫，由一位朋友拿去替他賣給幾個小販及一位木器製造商，他把它們裝進沙發的靠背，當作插畫。

藝術家漢尼許 (Hanni) 在二十歲上同希特勒交過近一年的朋友，經手把他的作品出售，在回憶錄裏把他講得不壞。希特勒那時所畫的寫生之一是兩個郵差，一個揮汗如雨熱得幾乎站不起來，另一個樣子很快樂，用韻文介紹一種爽身粉。這廣告是替匈牙利猶太人紐門 (Neumann) 所畫的，他給希特勒金錢、襯衫和大褂。那時希特勒談到他很表謝忱。他老是著了那件長長的大褂，再加綉綉蓬蓬，不加修飾，人家就把波爾人的總統 (The President of the Boers) 的綽號「格羅格叔叔」(Uncle Kruger) 來稱呼給他。

希特勒很聰明地接受維也納反猶運動的引誘，那時市長正把它推廣到政治的方針裏去。它唆使人民去反對許多維也納的猶太

人，他們多數是公司商號的首腦，除說他們想商業獨佔外，加不上別的罪名。希特勒，像所有天生懶惰的人物一樣，熱烈歡迎他可以用言行來譴責的任何種人，爲了他們遮斷了他的前程。他加入了這個反猶的黨派，因爲他知道維也納有很多有錢的猶太人。但是它並不妨礙他的靠猶太人的周濟來維持生活；的確，幾年之後，他印了一張賀年片，特地從維也納寄給住在林慈（Linz）的一位猶太醫生，下面簽署他的名字：「感恩無窮，阿多爾夫希特勒。」

他這樣的靠着別種民族，他誇張和讚美他們的勢力，可是天生的缺點產生一種對於他們的憎惡，不管理論怎樣，他是應該對他們表示感謝的。此外，他在「男子的家」裏遇見幾個不名譽的猶太人，他就很據個人來判斷整個的猶太民族。如果我們也光靠希特勒來判斷日耳曼民族，其不當與所犯的錯誤，正復相同。

因爲希特勒接受過慈善機關的贈予，他後來表示，如果對於任何有規律工作的厭惡不是一件極大的痛苦，那他即沒有證件也要自謀出路了。他有所謂「藝術家的夢」，但他缺乏才能，是以不能實現。像他這樣不惜任何犧牲以求開達的青年，唯一的出路是政

治，而那時政治運動的門正洞開着。希特勒自己講過，他那時讀了幾本論大日耳曼及當時社會政治的小冊子，與同住在收容所裏的流浪者作長期辯論時，學會了他們的博人鼓掌的詞采，他發覺自己的雄辯比大半的人都好。自然，他還不是一位演說家，但是他蓋過別人的瘋狂和暴躁的喧叫，他的姿態，主要的是從他根深蒂固的對於有錢人的嫉妒裏所產生出來的火辣辣的演講的熱情，使他優於別的人。並彌補他前後不能連貫的缺憾。

慢慢的他學會了當時在維也納很流行的反猶理論。同時，雖然他受過天主教的洗禮，但他也變成了劇烈反對羅馬教庭的一員。他們一面把奧大利的不幸委過於猶太人，一面竭力利用所謂「脫離羅馬」的運動來消滅天主教。他們黨綱的第三條是把奧普聯合起來。希特勒承認在哈布斯堡王室統治之下的一位維也納的國會議員高呼：「霍赫左倫萬歲」時他所感到的熱忱。德意志強國的身份，同別種能發射光輝、地位、勢力的東西一樣，無可抵抗地吸引了這位奧國的公民。

在他年輕的流浪裏，他找尋可以用架梯子或別種方法攀登的尖塔。他充滿了親德的熱忱，加入了「安許勒斯」（Anschluss）

黨的小組；在收容所裏跟人家辯論的時候，他高聲反對社會主義者，可是因爲他是變相的「勞工」，他是屬於他們的。像他父親一樣，希特勒初次的野心是想跳到中產階級去。伯爵王子之流非他能力所及，他也不妒忌他們。勞工是可憐虫，他迴避他們。中產階級，穩固的中產階級才是他的理想。因爲多數的猶太人既不是貴冑又不是工人，既不是貴族又不是平民，既不是財閥又不是窮人，而是穩定的中產階級，並且多數的地位比他高，他找到痛恨他們的另一理由。

突然，歐戰救了這位已經又在明與暗交界的自欺的藝術家。因爲他痛恨標明他的出身、國家、階級、雙親和家屬（甚至在回憶錄裏都沒有提到）的一切，乃應德軍志願兵的徵召，意在逃避奧國的軍役。那兒他生平初次變成一個龐大的團體——德國軍隊的一員。他眼前有個志願，就是盡他的力量來保護德意志帝國及它的人民。他在文章裏說，宣戰的惡耗傳來，害他跪着哭了一場。可是，因爲用他自己的反應來解釋四周事物的反應是他的慣技，他在回憶錄裏宣稱，全德國的人民希望大戰，唯一的原因是他自己歡迎它。

（續）

## 投稿簡章

- (一) 來稿凡關於國際問題，適合本刊宗旨者，一律歡迎。
- (二) 投寄譯文，請將原文附寄；如原文不便附寄，則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等，詳細註明。
- (三) 文體以白話為準，篇幅長短不拘。
- (四)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 來稿不合時如需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寄回郵資；否則概不退還。
- (六) 本社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經發表後酌致薄酬，每千字自四元至十元。不願受酬者請先聲明。
- (八) 來稿於本刊發表時，已先在他處刊出者，恕不致酬。
- (九) 稿末請註明投稿人之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 (十)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新生命社國際週報編輯部。

## 國際週報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六日出版

編輯人 王之道  
 發行人 陳叔平  
 出版者 新生命社  
 經售處 各大書店

香港移滬上海公共租界登記證C字四八九號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郵費	零售	
	每冊	每册
	每冊	國幣一角五分
全年	半年	國幣三元五角
	全年	國幣七元正

特等(背封雙色)		普通(正文前後)	
每方吋	四元	每方吋	二元

以上價格均以每期為標準

# 馬關和議 最新出版三幕劇 每角六冊

藤森成吉著 張大成譯 本書著者為日本素負重望之文藝作家。此劇藝術價值之高越與編劇技巧之圓到，自不待言。內容大都根據歷史事實，意義甚為重大。譯者於譯述時並參考正史及李文忠公全書與時人劄記，極其精密，筆調流暢。凡關心中日關係及愛好文藝者，應人手一編。

## 東遠與運動全安體集 每冊二角

本書以遠東問題與中日戰事為立論中心，而以世界局面之演變，各國關係之錯綜，為之推論，尋取教訓。態度客觀，論點正確。欲知遠東之實際內景者，不可不讀。

### 最近歐洲動態

每冊六角

本書對於歐洲的各種變局，分割解析，極為精當。其中如斯太林的「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託因皮的「世界史的轉換點」，霍勃好斯的「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等共二三十篇，均為極可注意之國際文獻。

### 遠東國際形勢

每冊八角

本書為論述最近遠東形勢的專書。凡關於中日戰爭之因果演進，以及英美法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與影響等，莫不有詳確之論斷。

## 最新歐洲大戰形勢圖

★寄下二角★  
★立即寄贈★  
本圖用五彩道林紙精印，有全張新聞紙大小。除大地圖外，另有附圖八幅，如：德國的勢力膨脹，蘇聯的向外發展，列強軍備比較，西線戰事形勢，一九一四年之歐戰形勢等，都有詳盡圖解。原價五角，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以二角直寄上海郵箱一九二七號，當即奉贈。

### 今日的蘇俄

本書為德蘇提攜後各國權威作家對於蘇聯之評論分割。著者有萊翁勃倫，尤特萊女士，史諾，托羅茨基等。現由楊光政，陳懷玉等譯出，已經付印，不日可以出版。

# 新生命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